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雞肋集卷五十至五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鱗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五十目錄

雜論

五代雜論十五篇

雞肋集卷五十目錄

雞肋集卷五十

宋 晁補之 撰

五代雜論

李克用追黄巢於宛朐不及而還過汴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醉卧伏兵發郭景銖滅燭以水醒面而告以難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天復元年全忠大舉擊晉晉人大懼會天大雨霖梁兵多疾解去二年梁軍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

奴而梁軍大疫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全忠所忌惟克用幾危者數

矣而卒免而李氏果代朱氏豈非天耶

乾寧元年冬李克用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

見殺以劉仁恭為留後四年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

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天復六年梁攻燕滄州燕

王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

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

趙魏中山無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其所憚
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
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
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為然乃為
燕出兵梁圍乃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莊宗之得天下此其機也人
情快目前之忿而暗耳後之利其察不察間不容
髮惜其雄勇有遠畧如此至其得天下而為之殆

今日不為明日計而蔽於所好權在近習國將顛而不知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夫性習之相遠不至於是將常人之情困則忍而思深樂則不圖後理固然哉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嗣源以千騎先攻封邱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右新史唐紀第六卷自李克用力戰伐與梁為敵

國莊宗能繼其業遂得天下斯亦難矣方莊宗之入汴梁固未滅也會其得意遽思與人共之唐社稷未立天下之定於我未可知而所以許嗣源者已極矣莊宗尚氣喜於意外一旦之獲而不圖後日無以復加之弊其亾非不幸也

明宗家應州太祖養以為子賜名嗣源莊宗遣嗣源討趙在禮於魏軍變遂入汴

廢帝本姓王氏明宗掠得之養以為子名曰從珂愍帝

以為北京留守遂據城反以兵入京師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嗣源先攻封邱門克之即拜中書令明宗之南也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即封潞王夫養非族類以為已姓而用其功以取天下功高位迫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哉然莊宗始與梁戰河上明宗功為多晚節溺於倡樂明宗取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已高從珂之勢既迫大臣屢言忍而不斷以貽後

患爲可惜也夫雖然明宗與從珂所以篡人而有
之其跡畧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不
旋踵而敗則亦各其才之分也
明宗與梁人戰德勝橋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劉知
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愍帝
出奔高祖遇帝於衛州知遠盡殺帝左右留帝傳舍而
去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
操刺無大故勿棄之後從知遠領歸德恥與杜重威同

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趙瑩以為不可遣和凝就梁宣喻乃受命

右新史第十卷五代惟梁唐並立夾河百戰而唐得之梁又内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晉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勲臣阻兵以危疑促禍惟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從後而伺之至其已迫反為所取曾不旋踵悲夫德不足以相君臣又牽於舊恩以不早

辯其失也尚誰咎哉故必有聖人出而後天下大定非數也理也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事梁為天平軍節度使嘗招納亾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逋逃苟須其力以濟者多矣檀事梁無貳且納盜以為爪牙歟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養虎自遺患可為世之姦豪戒也

王虔裕琅邪人邢州孟遷降梁爲晉所圍太祖遣虔裕
以精兵百人疾馳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
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虔裕不能支遷
執虔裕以降於晉見殺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變化
若神者其技惟不窮於拔旗立幟之間故也虔裕
以百人入晉圍晉遽爲解去亦竒矣得其一説而
不知所以善其後至其復來安坐而受縛眞兒戲

哉

昭宗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李茂貞不奉詔昭宗以茂貞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淩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昭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其不可茂貞遂犯京師昭宗為殺兩樞密賜讓能死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唯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

雲詁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之衰也以六軍之士不能當一鎮其所由來漸矣其患如大疽之著要害終潰而死而讓能曰姑忍之以待其自潰而已夫豈無一朝之策徼幸於復全乎史稱昭宗為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内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才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夫國之將亾雖有天命然拱手而待滅亦良可惜夫

茂貞與韓建王行瑜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李克用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等而去晉兵已破王行瑜請擊茂貞昭宗詔罷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所以未即亾正以彊藩自相持也使克用遂滅茂貞唐之亾更速云

梁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魏博貝仍為天雄軍以賀德倫為節度使分牙兵之半

入昭德効節軍將張彥執德倫縱兵大掠末帝諭以詔
書彥裂詔書抵于地乃廹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
軍命乃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陰訴於莊
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
右新史第四十四卷莊宗所以得入魏由彥叛梁
而降晉也其廹德倫以降晉於梁則負矣而宜無
以得罪於晉也然而德倫訴之莊宗莊宗終以逼
其長為不順而斬彥彥死而魏人之心滋益服嗚

呼莊宗可謂有君天下之度矣

張全義臨濮人亾入黄巢賊中後仕梁爲魏王莊宗入汴自洛來朝泥首請罪改封齊王初莊宗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屍全義以謂仇敵今已屠滅其家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

右新史第四十五卷全義草賊耳其諫莊宗意雖德梁而爲此説亦庶乎長者之言也

王守恩爲静難軍節度使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雒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為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

右新史第四十六卷周太祖雖時已貴方將兵有功而守恩亦位高悍倨難制至以尺紙自外易留守頃刻而代而守恩束手從命上下怗息不敢有

一言其取天位非一日之勢也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劉處讓與宦者心不平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巳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兵罷光遠訴之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遂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

職

右新史第四十七卷劉處讓傳樞密使自唐以宦者為之内持權脅制人主其患非一日之故也莊宗改用武臣而安重誨之徒實制朝廷高祖奪以付宰相名實稱矣雖其初官者武臣不悦至為罷維翰等然卒廢樞密使不畀近習握兵之人自此始可謂有遠慮者也

荆南高季興初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祖竒其才開

平中為荆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時其下勸季興入朝京師既歸莊宗心悔遣之季興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吾可無慮矣

右新史第六十九卷莊宗能嗣其先志復仇攘敵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季興惶懼首以身朝如莊宗之言未大失也而季興遽知其

無能為自此遂安枕無勤王意而莊宗不終其業亦卒如其所料覩季興雖始以奴隸㢳時亂離至擁旄鉞然智識如此其跨有十州傳子若孫豈偶然哉

契丹初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某部大人遥輦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攻之每歲秋霜落則出兵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惟謹

右新史第七十二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小國內禦彊敵外攘匈奴孤立而無患不聞其以幣賂事人而偷安也其說信然觀仁恭非有英傑之才內困太原之討且殫其力以求附梁慮亡不暇而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馬賂仁恭求不侵擾惟恐不得然後知昔燕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而後世猥曰敵益彊大非古者比至以中國全力不能一日忘北顧憂夫使邉臣慮國如燕趙仁恭

之圖已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節度捍邊而無憂也

雞肋集卷五十

雞肋集卷五十一目録

書

雞肋集卷五十一目錄

雞肋集卷五十一

宋　晁補之　撰

書

上呂相公書

左奉議郎充祕閣校理守祕書丞武騎尉晁補之謹齋戒擇日再拜獻書於僕射門下相公台座補之不才幸以諸生備館閣無它吏事竊嘗深惟天下之故以謂王者之措國欲大而有容其所以期於天下者欲緩而不

迫夫為天下宰不能大而有容天下之情雜然並至欲一一以覈則堂上之言異於門外門外之言異於百里而況天下之至遠能鄙之相形利害之相傾日効于前將無時而安不能緩而不迫揭揭然欲表天下之善而置之以厭天下之爭高為度而責不及遠為程而要不至天下之不及不至者衆而善人始危又嘗竊太息以謂蓋自成湯文武之季而聖人固已歎其流之不可復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又曰後世

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夫以商周之治詩書載之後世想望不可得而見者而聖人敝之一言曰不勝其敝何哉以謂夏道未瀆辭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商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夫瀆與未瀆誠何足以議虞帝之至高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猶足以識夏政之未改至於商人則瀆辭矣周人則瀆禮矣求備於民猶可而彊民則已甚故孔子喟然致志益傷之也夫惟其能大而有容緩而不迫故

如天地之大寒暑自運而當生者生當殺者殺雖有不得其所誰能怨之若夫望於天下之治也重而斬於民之應之者亟於是乎上之智始不周而下多遁民上察而下鈌然且不返此民所以不堪而怠也恭惟仁祖臨御四十二年其間禮樂制度光明纖悉豈遽可以議三代之同風而壅培長養功成於久澤浸四海天意得而百樂生民被其施有三代致治之實者戰伐屢構於邉亾將覆軍而遠戍黷武之歎不起於民水旱間作於時

公窘私罄而流離死亾之怨不聞於下士弊於末習學問浮剽豈能皆本經術尚道理而文采足以赴用議論足以忠國民狃於安樂風俗奢美豈能皆守禁令知廉恥而歡欣足以相慶患難足以相卹其根本結於人心其基甚大而固而末流隄防小疏類出於大而有容緩而不迫者聖人有作其法之所損益補之不可得而知而至於挈國之大勢則雖有虞帝誠不能改已再惟聖君賢相相與勤勞天下九年於兹天下之大勢已定者

誠知出此其始恃以立者曰公公故明明故當當故欲搖之者難故變法易令出於期月而未嘗㚃天下之心舉賢而民悅黜不肖而民懼而天下不得而異議下寛大之詔一切便民而民知上之愛已甚於父母可殺而不可離循此而守無改其道自可以長治而補之愚不肖獨私憂過計以謂明天子在上尊德樂道從諫如不及而大臣又務以其至公同天下之心挾姦病國不容於公議者又皆已逺去而一時進於朝者又皆曰忠且

良矣宜其小大協恭戮力馴致四門穆穆之美追還三代直道之盛而士大夫用意過當趣操介狹好惡矛盾毀譽陵雜同國而處者言人人殊夫所貴乎國多君子者豈欲其必同然古之君子蓋亦曰和而不同焉耳其和者志也其不同者事也夫不和而可以為國實難補之豈敢以褊心小智輕量在事之羣才然借曰如前所陳者皆忠且良也邪則所謂忠者固無異忠而所謂良者固無異良矣比肩事主同意為善而勢駸駸焉若欲

相為消長盛衰此何為者哉人何可以畢忠則必有不忠者撓其間人何可以畢良則必有不良者病其内殭者以智倡而弱者以愚附從天下之公議遏而不得行方今之慮莫大於此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譖民各有心順德者君子之性而疑者事之睽也故詩人憂而戒之意者士大夫亦欲合而不可相疑而不親形格勢阻方且益齟齬之情而胎朋黨之患因以害政而補之所慮者猶不在是葢以謂

君子必自好務德競而不務力爭使夫小不同者時亦小訛焉以快其小不平而君子又務退避而不已則忠良之勢侵而後脫有大不同者俛焉抵其巇而入之則凡今之爲同異者曾何足道盡亦譬國於同舟奚取於胡越哉雖然事何至於是亦可爲智者道難爲流俗言者也伏惟相公道德之學經緯之才光映於近古天子之所信倚以伏天下之心士大夫之所儀範而慕從其日夜思念欲爲天下開坦塗而亡羣疑薫大和而導百

順者亦必在此固將益振公議務白善人以拯捄之耶然有一於此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夫服天下必以善而所以用善者不同以養人則聽以服人則違為天下安可以善服人哉尚敦重則剽疾者疑貴明達則深阻者忌與辯敏則淺蹇者忽進辭拔則椎拙者忮至其它用一事則不便者必從而非之然八者之情亦何足以相賢愚而敦重明達辯敏辭拔又為國者所必須而不廢則亦安可

與夫剽疾深阻淺蹇椎拙者竝皂而同驅彼其矯已以為人所為則不可而謂人之視已若見其肺肝然故常以不容而為姦非夫在上者有以養之是茍無罪又不可去也雖然有道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此以善養人者也為天下惟無私然後可天下固不可以皆賢且能而患與良者又世之所望而難得也則如牧羊然姑視其後者而鞭之可矣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也然而揚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而

已矣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何世而無狙詐先王豈惟不去尚有以使之故其敵者失也夫然故措國能大而有容緩而不迫是之謂以天下為天下天下知朝廷所以待之者公而責於人者不盡故人易以進而其志平若夫峻賞明罰豈不足以彰善而沮惡扶正而抑邪而古之語大道之序者常以謂九變而賞罰可言賞罰果難恃以獨治哉天下有大功罪與士與衆同焉而廢置之非難也而有

所謂難者前却之志而疑似之行兩可之詞而常試之為此中人之所以不自立而陷於邪欲君子之類衆則若此者皆當教之不改而後誅又有嘗已自暴不可復還者設欲懐之其道無由然且革面以蒙利而内有不服之心焉者雖小而必察故君子尤難之然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不害為大而有容緩而不迫也補之不敢廣引以亂視聽書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先王之立政其寛如此至於進厥

良以率其不良亦曰從厥攸好而已矣豈彊之哉昔曹參為相用吏必擇謹厚長者而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人有細過專掩匿葢覆而子窋之諫以無所請事者弗聽也參之意亦深矣方時出於百戰之後武夫悍士功名之氣囂然而未已參務揉馴其麤武崛彊之心而輯安其休息無為之業不得不爾至於諸葛孔明患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寖以陵替葢先峻以法繩下乃稍收其民望而用之以謂寵之以位位極則

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此之由故繩且限之亮雖要為之治體不茍出於此然非棄蜀之弊不如是之亟使亮當文景時不知與曹參意能異否也伏惟相公敦大知微至於賞罰亦何足為執事者道而要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先務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益收賢俊之助而後均調其參差不齊之際以彌縫其侵蠹之隙而後天下之貴名盛業可得而長守國是一定施於亡窮過此則百官有司之所當務其大者禦邊治河澄

官冗而節財用消水旱而恵困窮雖相公勤勞不以一日置是而不念而補之以謂凡此天下必有能為相公以身辯之者而相公之所宜慮獨天下之大勢哉今天下之大勢若巨川然隄防千里深厚而完固亦足恃矣蓋胡嘗視其曲無蟻垤浸淫者焉而已補之獲見相公門下將十年侍坐聽言相公固有采拾教載之恵而又職事在文字辱通籍殿陛下五日一敘立以望天子之光明竊不度量不敢自比於在閼門之外而輕犯出位

之誚不知其當言與否而進之猶以謂語之至者不敢載之於書而淺者又不足聽故粗道其意之所先者以代覿伏惟相公垂惠裁擇幸甚狂瞽干冒鈞重死罪死罪不宣補之惶恐再拜

上吳相公書

天下之士見相公而言利害者幾人言而當者幾人言而不當者幾人若是者其舉不能知徒見相公之用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近取不避貴遠取不問賤天

人之學儒墨之英大有所必用牛角之歌堂下之言小有所不遺以是知相公所持者甚重所期者甚遠而昔者或未之識也昔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折一矢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可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也夫太宗修文訓武以培其基真宗隆政講事以潤其色仁宗陶之以仁表之以孝四十二年天下又安無狗吠之警逮乎英宗禮樂宜備矣而謙遜未遑也今天子慨然發憤追惟祖宗之餘烈想見三代之盛

事於是舉國政而屬之相公相公以天子之意甚信而不疑也故敢以一身而獨任天下之責思天下之民有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己之塗其耳使不得聞閉其目使不得見也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以急天下之務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餔以待天下之賢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常行不以告吾君化吾民使一日為也雖然二帝三王之道不行於世久矣儀秦以口舌事天下而忠厚之俗漓孫吳以兵法驅齊民而攘奪之釁起井

田壞於鞅而天下方困于兼并肉刑變於文而彊梁始輕於犯法尋經補傳得不償亾而兩京之學衰更為虛無不貴實效而東晉之治失陵夷以至宋齊梁隋文教既衰武德不耀而天下瓜分矣神堯以英略一天下而太宗明皇繼之宜若小治也然猶府衛之兵廢而為彍騎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變而為兩稅而唐之民卒不獲禮樂之盛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下逮五季王政不綱民德日薄固無可議者葢又百年有餘

矣天下之民引頸跂踵刻月計日以求見太平之成法者固在於斯時相公謂不大有為以創其意則天下不治故先之以號令以齊其心次之以農桑以贍其力次之以刑罰以督其經猶以為末也則建學官以養其材崇科舉以變其習昔之所缺令或有之非以為獨也凡以使天下不敢議不可知不敢議則治無不至化無不神矣此相公所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萬民之心亦以是深信而無疑萬民亦以此有望於樂成也自昔帝王

之臣非有極高明致廣大之學其誰敢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者孔子之治魯誅少正夘而齊人以為憂孟子之相齊言必稱堯舜而淳于髡以為惑然則非常之事固常情之所懼者南冥之鵬海擊於千里而斥鷃從後而笑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某東方之鄙人學不足以立本才不足以趣時獨以謂相公之用人雖樸樕檣棘莫不各當其分相公之待物雖鳥獸蟲魚莫不使之各盡其欲凡天之所生凡地之所養無一物不得自遂者是以

敢用繆悠之説進焉雖然豈敢為囊中之穎耶亦相公至仁樂育使不至於無用失性而已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孟子曰人不可無恥某之懐恥有道之世久矣而相公之治常以一物不得自遂為憂則某之恥有望乎已也伏惟相公神明亮焉身賤迹外輒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不勝戰慄

上蘇公書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

公大人服冠劒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為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敘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籩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為治家自為法矣德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

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羣起而築之駕徜徉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為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以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為賢而為荀卿韓非敎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閎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為鄒衍鄒奭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惡若卑而為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楚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為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揕人之胸義不迈

顧計不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爲荆軻聶政盖先王之道披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搏燕楚之脅其道四平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确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民健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谷鷹擊韓魏埀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

勇而輕鬬楚接吳越之封雜荊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
恃其餘窮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
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
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某
不佞嘗竊歎此夫有益天下之名而後可以服天下之
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閤下布衣單
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
向風而交馳可謂有益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碌

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為望而化者非閤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閩而閩之人感厲讀書穎脱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竒閤下亦既知之矣閤下之入吴也吴人固已有隨舳艫於末流望冠葢於後塵者使閤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不油然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為吴人慶而次為天

下有望於閤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年
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閤下之前獨幸閤下官
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官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
望清光焉葢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
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後以幸君子
之知而不自慊補之雖不能亦閤下所宜容而矜之傳
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説以累執事者
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某再拜上書某官閣下昔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閣下容察之某少鶩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謂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纖縞而鬻狐裘入楚市而為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為得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閣下書閣下蓋嘗自謂學出於孟子矣孟子之學以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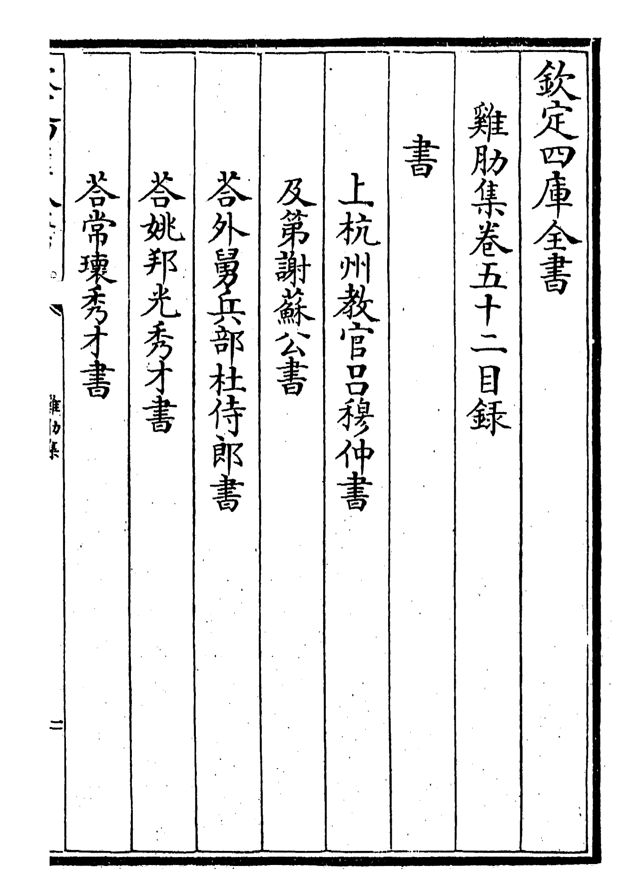
者為說約而執中者為近之遠以知天事一大以觀海之瀾而近取於牛山之木小得於食槁之蚓兼陳雜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補之不能識閤下之心而竊觀其為文豪重敢決旁肆横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睽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思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晤每睹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窈㝠晝晦揺川震谷蹶木發屋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

向而頃之雷止雨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閣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于理然後知閣下之所為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方且爭雄鬬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閣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識而閣下之心舒而博卷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於名邪則方王公大人高門垂箔躍馬疾驅言語咳唾足以榮辱後生

者皆可以柔聲而乞親搖尾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耶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滇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所爭乃獨倀倀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即其所慕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庭閤下察其之獨何為哉夫冠雞佩豭之由貨殖遊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趨而使不得夫子而為之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憤思附青雲之士者豈其言也補之不佞切眷眷于是矣夫九

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澗馳坂也然齊侯納之燕昭市焉何則葢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邪有人焉其學既不為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也而終已絜誠以求出於閤下之門不識閤下其庸何説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

雞肋集卷五十一



雞肋集卷五十二目録

書

雞肋集卷五十二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五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補之聞三代之前天下無可治之事而賢者無急仕之意天子與其二三大臣終日接膝都俞唱和於其上而海内之民相與動心向風歡欣鼔舞於其下方是時也政教平而賦歛輕禮義行而刑罰止天下已治士雖有

尊主庇民之業而無所用之則往往引手而去括囊晦
迹以盡其生笑歌優游以樂其時山巔水涯布衣韋帶
樵漁衰老之人負擔行路之夫與之語有可驚之言而
施於政有可見之效若此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三代已
降世既多事賢者不忍拱手以視天下之紛紜而思有
以治之則爭相奮厲發於畎畝之間挾奇策以干時君
曳長裾而遊王門以身任職以職任事各務有立於世
而士始有好功名之心其一不獲知於斯時而退伏於山

林者則皆當日之無能人也故人不知隱居之可尚而皆以有用為賢然而天下亦以治其後晉之士大夫不知為此者將以趨時弊而竊有慕乎隱者之名於是乎棄禮法遺冠冕以求為養高之術而晉天下之事亦靡靡不振無與治者甚可歎也陵夷至于唐而終南嵩少至號為仕途捷徑則其失隱者之風為益遠矣夫君子非固為隱亦非固為不隱也三代之前無可治之事則隱而不失為高三代而降世為事矣思有以治之則不

隱不失為賢矣若夫居不可隱而固隱焉則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國家承平百年政令日新主上慨然思有以追兩漢之餘而復三代之故焦心以問治降意以下賢而士之懷瑾握瑜者紛紛籍籍雲翔蠭起奔走自效不待招來蓋補之嘗遊於齊楚之郊見夫帶經而耕者莫非求仕也而後知今日之無隱者設有之亦皆今日之無能人爾夫進不能少補於世退以受無能之名則與夫孟子之所謂自棄者何以異

哉補之濟北鄙人也生十年而學學九年矣嘗自謂幸出於有為之世而恥矯晉唐之風故嘗歷四方以觀郡邑之政治遊上庠以服天子之教化從士大夫論議以知當日之施為措置而稍稍自飭以求去鄙野之容竊聞執事以經術文章取上科以開敏明辯入幕府而有職乎庠序見師於學者故補之願伏於門下而受教焉繼之以所為歌詩雜文一編投獻於左右凡此非求果有用於今也要以為不自棄而已不識閤下以為何如

夫没世而無聞者君子之所疾則夫士之區區以自言者其亦無罪焉可也

及第謝蘇公書

祇荷寵光出於巳分既愧且懼不敢為榮昔齊主父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相與排擯不容於齊西入關資用乏諸公賓客頗或厭之乃上書闕下一歲四遷主父因言削諸侯徙豪傑或意其太横主父曰臣結髮游學阨日久矣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

之補之讀史記至此以謂士窮不見遇發憤感激自食
可也而倒行逆施則為非計私自記刻雖窮不為益補
之始拜門下年甫冠先人方彊仕家固自如在門下二
年所聞於左右不曾為今日名第計也自吳歸魯先人
謝世家四壁立偏親需養婚嫁日逼少業慵惰不能作
業念無以奉朝夕東書薄游為苟且之圖分外得之粗
飽為幸夫畫虎類狗既非本心而轉衣為裳則所不能
昔望之不肯碌碌而反抱關者夫豈得已補之敢不益

自撿束期終教育之賜拳拳之心言不能數惟閤下裁擇

荅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為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已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為過及辱賜書道聮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為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已至儉菲而以身任

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為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后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為柔熟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

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益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為賢於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為直不為忮鄭當時為和不為諛故良史同稱推

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黨同門蠹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朝則幽遠趣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為不識左右以為如何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荅姚邦光秀才書

補之再拜前日不鄙盛服踵門并示長書甚善欣懌無

已然推與非所當增愧懼也補之平生所患聲問過情伏西野來滋厭人事至不欲以足蹈城郭將老學問不日新惟農圃之事迺益知今足下書詞不以是為問而以孔子之辭孺悲見互鄉或拒或受意各有在者先之焉此施於補之為不當於足下之比事為不類雖意若與之商畧可否然所以望於農圃老人者過矣伏讀再過茫然增愧赧足下固有惑志昔杜温夫亦嘗引孔子為説抵柳宗元其與足下小異者直以宗元在此位宗

元逡巡不敢荅觀足下詞旨有求益之意非若温夫茫洋不知類者宗元固自竒大猶不敢以是荅温夫補之雖文字愧宗元然不爲宗元者其敢以不陞孔子之堂而受孔子室中之饋哉故累日不報冀足下之知其心也足下先君博學於文以操行稱足下聞詩聞禮與所以擇鄉就士不順乎非者具在歸而求之亦不乏師矣如補之自視漢以來守一經士有所師傳本末不變者庶幾爲近平居語所厚惟不至若陳相説許行盡棄其

學而學焉者斯可矣老且不試秖欲為陶淵明忘懷屏
事出悔吝之外猶恐不近顧何以充足下望越論孔子
之誨人接物以欺己而無恥害足下切磋之意哉然始
聞鄉人言足下業通而行修旣見足下色溫而意誠知
足下可進於此道不但為時文取科第常情自喜以謂
志願畢此者比也故終願交焉足下亦彊學無隳補之
老矣尚復覩吾里有足下能似其先人文學好善干祿
不回如此其美者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足下亦諒

之補之再拜

答常瓌秀才書

補之頓首補之雖未獲與足下游前者辱書俾撰次先公行事見足下文詞志意與今學校舉子所趨絕異又愛足下誠孝惻怛於其親凡可以盡力者無不勉也知足下學問根本從古人中來非黃而澤以欺暗取售者必也因念涉世已來粗守所知雖困不改故相得於形骸之外者寡幸而獲一人焉其賢未必足下比然已如

曠數十百年而逢不可致之寶其自喜悦難喻故不度量其力之所不堪而迎受足下至重之託然足下不妄以託人而補之妄受之非也再蒙惠書足下胸中所懷自為涇渭而未嘗以語人者不俟相際而輙以語之又以知足下與人交久必信引物連類深而明遠而當以意逆志不合者葢鮮足下識髙妙所擇於道者正為門庭甚嚴然氣和而語温葢思而不貳近小雅之流也甚善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

則恱何當一晤無任嚮往補之再拜

答劉壯輿論國語書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别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然齊桓晉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文入異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頼焉

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於大君子之前也亡人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溺焉若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為季札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為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邀岐之異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為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讒出逃父之誅不與奚齊卓子爭立足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

嗣入可也胡為乎委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敝晉而流禍
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高梁之事與生竇奚辨
壯輿其末之思耶凡補之為此論者以擿夫假仁義之
微情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譎甚而疑聖也豈善冀
芮之謀以子犯為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
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
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
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無所賴則春秋

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未見固非是要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迺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為至論壯輿疑於王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荀息事始意壯輿許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而背之

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孔非壯輿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召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也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荀息何足議哉雖然荀息愚不幸既許其君以死矣至於不濟壯輿以謂寧死而不貳之為良抑貳而不死之為是將死與不死於荀息無輕重皆不

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輿必能處之矣惟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救初之惡與其苟免如犬彘則死為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知宗元為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勣蒙喪邦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為愧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預其禍則狐掘之必狐埋之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餘非面不盡補之再拜

答劉壯輿書

補之啟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名者意不在是魯直為贊以反之此善諭人之意非反也合也揚雄為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惟雄為知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知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壹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見尤也乃聖人之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

然則丹青豈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矣故頗摭騷詞而反之非反也合也始欲為詩寓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深避以言來詬又離為五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屬姑書此託之圖後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愧闒愞者百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通也何足學哉記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猶飲食固有常珍奚事異饌合萬宇以聚廬載百族與竝游想壯輿亦俛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

巽為補之再拜

再荅劉壯輿書

辱寄示諸文所探討深遠趣守堅定不為利回藹然仁義者之詞也荅漢東書侃侃乎直而不倨三復悚敬獨與明叔魯直論佛之可否類唐以來世儒束於教者齊楚矛楯之詞夫兩忘而化其道世必有人矣今吾曹平日接物小言細行不當於理者下床履地即有之思而求去為道日益此其基也此尚不暇而越求其大者議

之後矣道之為物間不可識之至而後知然知者猶不言也何暇置冰炭勝負於其所未究哉人告還不獲盡補之再拜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補之再拜蒙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先君抱義懷術不願知於人故人知之者鮮賴先生之言乃更託於不朽則其家所以受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候吏論先君之好學隱德類矣未復引郤子固以重及其不肖之孤固

名重雖漢之盛如此人爲少補之年少學問未深大懼辱先君之世而害門下之義承命累日不寧雖然固以不能信行事梁冀遭冀譏死二子皆遇害而先生語好學終譽則先斯人然則先生之以固望補之也補之知之矣敢不受教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慙魂愧影

將以今年冬十月歸窆鉅野之魚山重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歿不有信於今必有信於後故涕泣有請於左右冀㑹直哀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録其大槩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人為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絶酒不樂為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老

視外物無與易也甞道姑蘇樂之留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忤乏糧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還乃還又甞道呂梁涸不通留閲月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愠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却行而已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愠之惑已甚矣若知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

補之尤耆為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畧曰清厚静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竒語宜為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郃比疾病卧昭徳坊猶為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間神色翛然補之從旁錄之逮啟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是先君平生竒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為少其大槩出處若此魯直與補之諸父厚而補之不肖魯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

人謂足以發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曾直也故忘罪逆冒昧自致曾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再拜

雞肋集卷五十二

雞肋集卷五十三目錄

奏狀

奏舉趙元緒狀

太學博士正録薦布衣陳師道狀

雞肋集卷五十三目録

雞肋集卷五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奏狀

辭免著作佐郎狀

臣十月二十二日至開封府界准都進奏院送到敕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承命非據跛蹐以兢恭惟陛下膺圖之初上奉天心中考古道旁詢國論下酌民言其本在於正朝廷以正百

官而其極盖欲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者大明至公
示以好惡故陟降始序畏慕立行則越百工庶位一事
之虛苟非其人安得在此而臣才薄名晦方時起廢皆
國之良顧臣何人流落之餘亦誤收録碎首糜軀無以
報稱伏念臣頃當先朝初政之際已預諸生三館之遊
今所除官亦臣舊職況千載一時人思自効雖臣器小
用近猶知欣喜激昂不應僭瀆妄有辭避第昨坐譴斥
無它指名秖緣非才竊處清貫加以素寡學問憂虞積

年凌雜米鹽益加荒陋豈可復爾濫跡書林不懷梁鵜濡翼之羞以重澤麋蒙皮之誚又臣飄零寒窶私計百為實難黽勉遽處京局伏望聖慈俯察螻蟻悃款之情特寢成命且令臣赴河南府新任或賜別除京東沿流一合入差遣誓殫駑蹇仰荅生成見迤邐赴闕聽候指揮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辭免實錄撿討官狀

臣今月十八日准閤門告報奉敇除臣尚書禮部員外

郎充哲宗皇帝實録檢討官聞命踧踖不知所裁恭以
先朝大典千載之傳豈臣淺陋可備纂述伏望聖慈特
錫寢罷所有敕命臣未敢祗受

足疾乞外任狀

右臣被蒙器使兩更郎曹未有秋毫可圖報稱而臣舊
苦脚氣春夏加劇深懼職事或致曠闕伏望聖慈察臣
誠懇特賜除一外任合入差遣

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四月四日准閤門告報奉敕除臣神宗皇帝國史編修官選掄誤及跼蹐難勝恭惟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光映百王將欲發揮潤色傳諸千載必得名儒碩學參備討論而臣才識卑冗詞技淺薄使預筆削誠非所宜兼臣先以疾病奏乞外任伏望聖慈特賜寢罷成命除臣一外任差遣

再辭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昨奏乞寢罷國史編修官除一外任差遣尋准尚

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位卑人微不敢於浹日之間屢瀆天聽黽勉就職載惟神宗皇帝稽古制作跨唐軼漢形容鉅美史臣司之如臣自視恐殫竭不足以塞責昔倪寛有言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况今陛下並建羣才可試者衆臣誠何人敢獨昧冒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施行臣無任惶懼隕越待罪之至

再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先於三月中以疾奏乞外任繼蒙聖恩自實錄檢
討官除國史編修官臣聞命跼蹐不遑寧處旣具奏乞
賜寢罷成命檢會前奏施行尋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不許辭免臣懼久稽敕命黽勉就職然夙夜恐懼終不
敢安遂再曾具奏亦是乞賜檢會前奏除一外任差遣
未蒙指揮恭以神宗皇帝國史紬繹歲久未奏成書聖
謨王制天高海闊方茲分命諸儒叅稽全美豈可以臣
淺知猥預其間加有負薪之憂犬馬力殫躊躇難彊若

臣不揣分量苟貪榮選無累信史辜奉明恩則異時雖填委溝壑何以塞責伏望聖慈矜閔臣下才無堪早賜捡會累奏除一外任差遣臣不勝隕越待命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舉趙元緒狀

伏見本府居住朝奉郎新差監在京物料庫趙元緒父故太子少師致仕槩在仁宗朝與韓琦曾公亮歐陽脩同執政時仁宗初命英宗領宗正槩言宗正非所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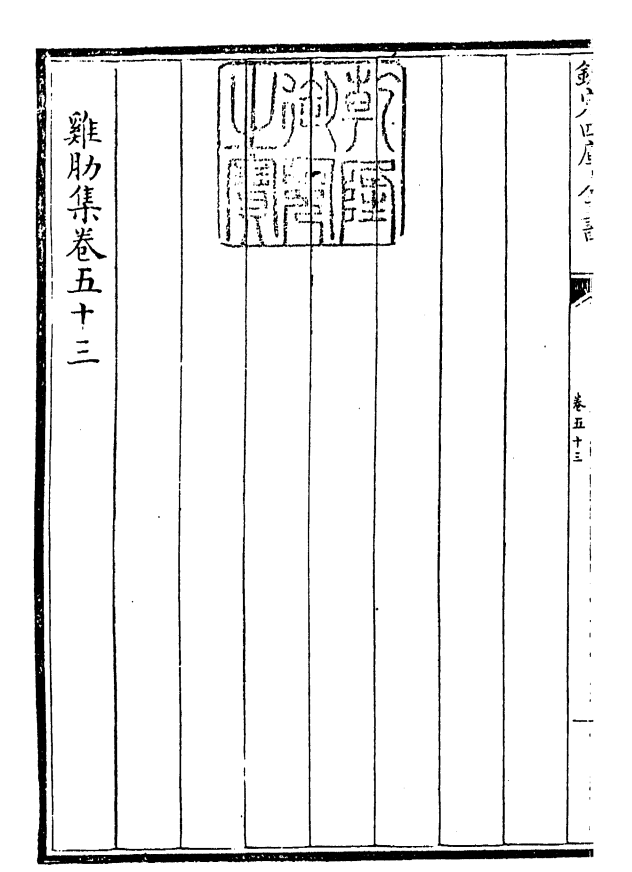
重乞立為皇子後預顧命定策立英宗嗣大寶功施社稷同時勲臣之子皆蒙次第褒擢多已通顯而槩之嗣子獨沈常調簪組之傳不絶如綫元緒刻意承家學問自立吏事足稱勘會知揚州蘇頌知應天府何正臣權京東轉運副使呂温卿皆嘗論槩之功薦元緒之才可備任使未蒙施行臣竊覩神宗在東宮答槩書云首定大策固已措時於久安世蒙顯休方當與國而長懋槩之有勲王室事固灼著其墳墓居第在宋歳時關人照

管伏望聖慈檢會前後臣僚奏乞特賜甄録其子元緒與一南京差遣庶以廣國家求舊念功之美意而勸臣子之為忠孝者

太學博士正録薦布衣陳師道狀

竊以朝廷患庠序不本於教而糾禁是先學者不根於古而浮剽是競故選置舊學削去苛規為之表儀使有趣向所以助成風化實繫得人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年三十五孝弟忠信聞於鄉閭學知聖人之意文有作

者之風懷其所能深恥自售恬淡寡欲不干有司隨親
京師身給勞事蛙生其釜慍不見色方朝廷振起滯才
風勸多士謂如師道一介亦當襃采不遺伏覩太學錄
五員係差學生見令有闕師道雖不在學籍而經行詞
藝宜充此選某等職預考察不敢蔽而不陳伏乞選差
師道充太學錄儻不任職某等同其罪罰謹具申國子
監乞牓申禮部施行



雞肋集卷五十三